

东盟文艺

统筹:寒川

第380期 印尼篇

组稿人:莎萍

小水滴

(莎萍)

背影

半夜三更 过后鸡啼
库门蠕动着 佝偻背影?
“爸! 怎么在这里。”
“睡不着。 等你。”

谎言

阿贵打人 无情无理
众人围聚 窃窃私语
何事 何时 何地
不信 我的话就是证据

锁

里面藏着许多秘密
造者将我与你匹配
除你 没人能开启
没来 锈了也要等你

诗魂

(黄木通)

静谧海滩浪涛花,
曙光初照晓朝霞。
挥手迎向大自然,
踏着浪花踩海沙。
留下梦幻的彩画,
把诗的灵魂永藏。
让海风翻飞万卷,
留芳万世传大家。

贪婪乃社会病毒

(王芳)

他垂头丧气回到家,一进门老婆见他走路飘忽不稳,便走前去扶他,疑惑的问:“怎么了伯(俗称老公)发生什么事了?”这一问使他整个人跌坐在小客厅里唯一的破旧沙发上伤心苦诉:“敏娜,今天一整天我只招到一个客人,连同赏金总共两万盾,明天的伙食费有着落吗?我恳求老板的租金缓后一两天再付,没想到反把我给停职了。”

他看着老婆怜惜地说“这样下去,往后日子怎么过?日薪族,没事干没得吃啊!”敏娜听罢安慰说:“天无绝人之路,伯,疫情无情人间尚有情!今天我们这一区每家每户都有收到善心人士分发的包裹,起码三几天还可以撑得住。”

敏娜心里也明白日子挺艰难的,继续安慰几句说“先别想太多了,歇会儿再……”话未说完,

却听到户外闹哄哄的,敏娜出去一看,撞见众人正抬着带伤回来的邻居鲁曼爸。

“啊?……”鲁曼妻娃蒂惊讶地喊“怎么啦?伯,不是好好的出去买药吗?”

说罢赶紧冲向鲁曼,见到老公满脸青肿,腮边还流着丝丝血迹,忍不住呜呜地哭起来,“你是怎么伤成这样的?”后来方知因为药价突

涨三倍多,不够钱买,担心女儿感染,只好去偷!导致众怒被围殴……

“哎……都是疫情惹的祸啊!”

人群里只听一个人狠狠地骂道:“可恨这些在艰难时刻里还趁机打劫的无良商家,随意哄抬防疫物资、药品,引起市面缺货,价格飙升,穷人哪买得起?”

是的!病毒可怕!贪婪的社会病毒更可怕!

拳头板

(紫萍)

困在家里“避难”的日子很沉闷。为打发时间我把家里的书籍、稿件和剪报重新整理一番,后装箱,冷藏。

今天,我又清除掉好些不用的东西和久藏衣橱不穿的旧衣物。这时,沉默了一天的手机在寂寂的黄昏里呼叫了。

“唉! Corona 时期我们都成了囚徒。女儿把我在菜市场的店铺上了几个大锁头,硬逼我放长假,乖乖在家避难。”远在城里的老乡在电话那一头向我投诉,“这种日子很‘难过’。今早一阵大雨过后我突然想起‘拳头板’,和了面粉我马上做。吃一碗热热的拳头板我想起你,想起你说的

几十年了没吃拳头板,就想给你留一碗,不过一想起你我何时才‘出狱’,我又对着空碗子伤心和发愁。不过,拳头板很容易做,你闲着无事就自己做……”老乡说了她做拳头板吃的一番心情。

我听后很感动。老乡吃拳头板会想起我,还要给我留一碗。她不知道,我连吃饭一事都嫌烦,又怎会特意去为自己做拳头板?

“你就给我留一碗,藏进冰箱让它冰冻。我‘出狱’后会过去吃……”我叮咛着。她听后在电话那一头哈哈笑开了。

这下子,老乡的“拳头板”令我翘首望——窗外,缕缕相思追逐飘游天际的

云朵,云雾弥漫的那一方,年轻的妈妈正忙着和面粉,搓面团,把面团捏成一小块一小块,丢进火炉上的热水沸腾的锅里。

随后,二碗热气腾腾的拳头板上桌了——我与爸爸排排坐,父女俩吃一碗热热的甜甜的飘着姜香的拳头板。爸爸吃得额头冒汗,看爸爸边吃边抹汗的模样,我笑了……

吃过拳头板后爸爸总会重复的说着他小时候就是这般的与爷爷排排坐,父子俩吃一碗奶奶做的飘着姜香的拳头板。爸爸说,很想念北方老家,很想念那段与爷爷奶奶在遥远的梅县老家共渡的十五年的岁月。那时我记起爸爸的这怀

心事与眷恋,把爸爸诉说旧事时的悲戚神情留在眼帘。

爸爸去世后,妈妈就不再吃拳头板。“拳头板”的故事沉睡在我寂寂的今生。

今生即将过去,我很想很想再吃一碗妈妈做的拳头板,再与爸爸排排坐,在那张古老的黑色的我比它高出一个头的大圆饭桌,父女俩高兴的吃一碗热热的甜甜的,散发着姜香的“拳头板”。

今夜,电脑前,模糊的视野里,高高瘦瘦的爸爸笑着向我招手,向我走来,随着,一阵我熟悉的姜香飘开了,那张饭桌上,摆有二碗热气腾腾的“拳头板”。(2020年5月)

功败垂成

(晓星)

为着这道无解题,孔帆真的是“愁白了少年头”!

今晚,遥望长空皓月,李子安真希望自己即刻变成一只鸿雁,在清辉下展翅高飞,将恩师的这封家书送到遥远的北国。

在皎洁的清辉下,李子安再次掏出了这封信。信封上写着十一个醒目的大字“中国、广东转陈清华先生收”。

看着这十一个大字,李子安耳际又响起了老人颤抖的声音:“安,我们是老邻居,而且我孩子陈清华还是你的老师,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将这封信送到我孩子的手上,这是我最后的心愿啊,自从我孩子北归后,几十年来他没给我写过一封信。当年印尼和中国没有来往,他没写信来,我不怪他,可是现在不是开放了吗?阿华怎么还是连一封信也没寄来。我没有他的地址,我只听说他住在广东,你一定要帮忙我

找到他啊,我没有几年好活啦,唯一的愿望就是临死前能够见阿华一面。我求求你了!”

想到师恩重如山,老人也挺可怜的。李子安当时脑门一热,没多思索就一拍胸脯就答应了下来。

于是,这许多天来,李子安不断地在WA各个群里,在脸书帖上寻人启事,可就是没有一个人晓得陈清华的地址。怎么办?偌大的广东省,成千万的人口,要找一个陈清华,无异是大海捞针,况且已北归数十年,陈清华是不是还在人间?

终于,李子安决定举白旗投降,向老人承认自己无能为力、爱莫能助。

“爸爸,老师要我们拍两张2x3的照片。”小儿子的声音吓了他一跳。

“哦,好,明天爸爸就带你去相馆拍。哦……照片……照片”。李子安看着自己九岁大的小儿子,突然一道灵光在

他的脑际一闪。老人在信中不是说,希望陈清华能寄来他孩子的照片,说挺想看看这位素未谋面的孙子吗?现在不是有现成的“照片”了吗?虽然是张冠李戴,但为了让已快“油尽灯枯”的老人得到一个最后的心灵慰藉,这未尝不是一个美丽的谎言。

于是,李子安马上牵了小儿子的手往相馆跑去……

当晚,他埋头灯下,“沙沙沙”的开始以陈清华的身份给老人写信。

隔天一早,李子安刚一把夹了照片的信放入信封中,老人就已来到他的眼前。

“老丈,早啊!你找我有事吗?”

“哦,阿安,我又来麻烦你了,你能不能再替我写一份信?”

“写信!又是写给你儿子?”李子安心中暗自嘀咕:前一封信都投寄无门,现在又要写

一封。哎!

“对对,写信给陈清华,阿安,我今年80了,没几年好活了,我孤生一人,死无所谓,但死前没联系上我儿子,我死不瞑目呀!”

“老丈,我正要去找你呢。你儿子来信了,我摸到信封里还有照片,一定是他寄来了你孙子的照片,我敢保证你孙子一定长得好好帅!”

“啊?真的!”老人的嘴巴张开得合不拢。

李子安掏出了信封交给了老人。老人撕开了信封,取出了信件,一张照片随着信件掉落在地上。

李子安的孩子走过来拾起了照片交给了老人。突然他惊叫道:“爸爸,这不是我的照片吗?”

老人看着李子安孩子递来的照片,再端详李子安的孩子,然后,抬头看着李子安,一连“你……你……”了几次,再也说不下去。

疫情下的爱心

(黄碧珍)

雅加达自3月初新冠肺炎疫情开始蔓延时,大家都觉得心惶惶的,从电视的新闻报道得知每天都增加不少病例。3月中我就没去上班了,“关在家里”总觉得好无聊,没事干。虽经常与文友们通电话,相互问候,但总认为疫情又不断扩散,传播到其他地区,好可怕。不知要何时了啊!才能遏制此疫情,得到疫苗让人安心,使人全部痊愈。疫情非常时期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不能随意出门,不聚会,不到人多的菜市买菜,保持平常心宅在家里“禁足”。

4月中旬李卓辉前辈来电话,说明他要为文友们近7,8年来出版

的个人文集写生平,先刊登在他主编的网络电子“新报”里,以后才收集到他出版的第8和第9本的文集里,要给我们的下一辈留个纪念,让他们知道我们这一辈人,还在不断地耕耘,传承华夏的优秀传统文化。他要我帮忙收集文友们的文集寄给他,看到了他老人家已80多岁的人,还在继续为文坛奉献,为传承华文尽力的伟大义举心里好感动,那我更应该尽力去帮忙他老人家来完成这一圣神的壮举。

4月底我就开始不断去找,打电话问问通知有出版文集的文友,发给他们李老前辈的地

址,希望他们把书寄去。5月中旬一时想到燕雁飞文友自去年底2019年12月31日雅加达大淹水后,身体欠佳,就搬回巨港(palembang)与他儿子同住。一天中午我打电话问候,本是要他把书寄给李老前辈,接电话的是他的夫人,说无法寄了,因燕雁飞不久前中风,近又病倒了,入医院治疗。

我就把这一情况告知袁霓主席。我俩商量后,考虑到疫情的非正常态下,大家都受到经济上的冲击,生意萧条,好多工厂不开工,不开店,怎么向文友们说要乐捐帮助他呢?只好把这一信息,发到wa作协“寒喧阁”里,让文友们知道而已。但没想到文友们

看了,第一位就由莲心文友先发话在wa,说明好不好文友们来一次献爱心。大家乐捐,多少不计,帮助病痛的文友。她先带领乐捐,结果接二连三,文友们纷纷响应,几天内就筹到一笔款项,汇去给燕雁飞,表示文友们的心意。

7月初,一天早上箫娥来wa告知,肖章又病了,一早起来不能说话,用救护车送进医院急救,听了我好震惊。肖章自两年前中风后,其病况时好时坏,被病魔缠身,好痛苦,令人感慨。我得知了又把这情况告知袁霓主席、许鸿刚和莎萍两位副主席,为考虑疫情非常时期,不好发起乐捐,我们几位就个别汇去。

但几天后,箫娥知道肖章的病情没好转,不忍心,又发来wa,因此袁霓就把这信息放进作协寒喧阁,看文友们有何反应。结果,周兴华副主席再提出,文友们再来一次献爱心,大家乐捐,帮忙病危的肖章文友吧!他自己先捐出,为方便期间,要乐捐的文友就直接汇去肖章女儿的银行账户。没想到文友们真得又掀起一次大乐捐,你捐我捐他捐,两天内就筹到一笔好大的款项,帮忙病中的肖章。

从这两次的乐捐义举,让我深深感到文友们之间的情谊比山高,比海深,让我好激动,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更让我感触良多的

是,印华作协只不过是个小小的文学组织,不是什么大慈善机构,我们不是富翁、财主、企业家,但文友们都有一颗爱心、善心,都能做到“一方有难,八方救济”,纷纷献爱心的精神,不分彼此,团结融洽,群策群力,帮助解决困难,传承我们华夏互助互爱的优良传统,紧紧团结在一起。

如果大家都能慈悲为怀,大发善心,助人为乐,要有“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博爱精神。关心他人,同舟共济,多发善心,那社会将变得多美好啊!

在此祝愿燕雁飞,肖章两位文友早日康复,健康平安!

(16-8-2020 写于雅加达)